

# 叩问命运：《哪吒》系列的英雄伦理

熊成帅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哪吒之魔童闹海》造就了全民观影浪潮, 成为中国电影史中的现象级作品与当代中国“新神话”的典型案例。《哪吒》系列动画电影采用仿古希腊神话的剧情设计, 借鉴了古希腊神话的命运主题, 但其对“命运”的理解实质上接续的是中国神话传统。本文将《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中的哪吒与古希腊神话中的伊菲革涅亚进行比较, 考察两种文明传统中不同的英雄伦理。古希腊神话中, 命运表现为人的必死性。人类的必死命运凸显了生命的宝贵, 使人产生了必须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保存生命的紧迫感。古希腊英雄伦理的关键, 是将生命投身于某项伟大事业, 赢取共同体赋予的荣誉从而使必死生命获得不朽的可能。中国神话中的命运意识则具有双重含义, 其一是以身份意识为核心的“命”, 其二是可变的“势”。在中国文化的根基处, “势”作为命运的同义词似乎无比强大, 但因“势”本就处在变动之中, 故具有被人的行动改变的可能性。对不义规则的反叛, 对伪装为必然性的“势”的逆转, 共同塑造了哪吒的身份意识, 这是哪吒真正的“命运”, 也是中国神话中典型的英雄伦理。未来《哪吒》系列的制作, 如能将古希腊神话冷酷的英雄伦理纳入其中, 形成更为恢宏辽阔的文明想象, 或将引领动漫世界主义的新潮流。

**[关键词]**《哪吒之魔童闹海》 伊菲革涅亚 命运 反叛精神 英雄伦理 新神话

**[中图分类号]** G04;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 (2025) 05-0138-12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创下超过158亿人民币的全球票房记录, 注定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为何会获得如此惊人的影响力? 电影出人意料的成功, 能为中国电影工业提供哪些经验? 目前, 学界与业界围绕《哪吒》系列电影进行了不少研究, 相关议题或是聚焦影片的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及其共情机制,<sup>[1-2]</sup>或是围绕电影的动画制作能力及其工业基础展开<sup>[3-5]</sup>。这些讨论多少低估了《哪吒》系列电影在思想创制与文化表达层面所达到的高度。近年来,

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姜子牙》《白蛇·缘起》《白蛇·浮生》《封神: 朝歌风云》等为代表的院线电影, 均以神话为题材, 不乏剧情精彩、制作精良的作品, 尤其是《白蛇·缘起》的爱情叙事可谓动人心魄, 但这些电影的影响力都与《哪吒2》相距甚远。这个2025年版本的哪吒故事新编, 究竟是通过何种思想内核引发观众共鸣, 并成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塑造了多个兼具进取意识与反叛精神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对自我身份与世间秩序深感怀疑, 具有较

收稿日期: 2025-05-26; 修回日期: 2025-06-08

作者简介: 熊成帅, 北京大学哲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大众文化研究。

为清晰的命运意识,使影片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英雄伦理特征。<sup>①</sup>所谓英雄伦理,也被称为英雄道德或英雄德性,主要指支撑人类个体成长为卓越者的那些内在德性,也是评价人类中的卓越者之所以为卓越者的德性尺度。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伦理是一种荣誉伦理,或曰卓越伦理。《伊利亚特》里绝大多数英雄都共享着同样的荣誉伦理——即“放弃长久的生命、争取不朽的荣誉”。<sup>[6](P147)</sup>中国神话中的英雄伦理则与古希腊神话有着相当不同的内涵与面向。本文在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的视野下,对《哪吒》系列电影中的英雄伦理进行分析与阐释,考察《哪吒》系列的“中国性”与当下性。《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爆火,表明《哪吒》系列电影蕴含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反叛精神,依旧是中国观众所向往与信赖的英雄伦理。

## 一、神话世界中的命运与死亡

作为当代中国“新神话”的代表,《哪吒》系列电影反复提及“命运”问题。《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1》)中的标识性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与《哪吒2》中的“不信命,这就是哪吒的命”,均通过“反抗命运”的信念来凸显主角的魅力所在。反复言说“反抗命运”主题的部分原因,自然是借助反叛意识创造动画电影的“热血”效应。不过,在此之外,本文还想继续追问,两部影片反复言说的“反抗命运”,究竟有什么更为复杂的内涵?电影诉说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电影诉说的命运还可能是哪些意思?

其实,对人在世间的位置与人类命运的思考,是诸多神话的重要主题。“神话是原始初民

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认真的解释”。<sup>[7](P5)</sup>古希腊神话中,命运是多数神话人物必须面对的基本命题。古希腊神话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个“人类命运博物馆”,从俄狄浦斯、阿伽门农、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到阿基琉斯,这个神话体系呈现了人类可能遭遇到的千姿百态的极端处境,而英雄则是那些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晰认识的人类中的卓越者。

在种种命运形态之中,人类最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命运就是死亡。英雄可以通过战斗或政治活动获得荣誉,但在死亡面前,荣誉似乎不值一提。人类竭力获取的财富、荣誉、地位都具有速朽性和欺骗性,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改变人根本的必死命运。由此,是否要放弃争夺荣誉以避开危险的人间战场,从而尽可能保全生命,就成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这是阿基琉斯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类个体都要面对的问题。不过另一面,人类的必死命运反过来又凸显了生命的宝贵,使人产生了必须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保存生命的紧迫感与焦虑感。正是由于人类的生命必然走向终结,才显得生命如此可贵。因此,只有努力争取荣誉,使生命获得某种质量,才能不辜负生命的宝贵价值。只有意识到必死命运的人,才会理解为生命争取荣誉或者争取某种意义的重要性。<sup>[8]</sup>究竟是通过忍耐与退让保全有限的生命,还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战斗之中争取荣誉并坦然接受自己必死的命运?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这是奥德修斯和阿基琉斯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总之,死亡是古希腊神话中反复出现的命题,古希腊神话中各类人物的命运意识时常通过处理死亡议题得以表达。

与之相比,中国神话体系对死亡的讲述和思考明显要少得多。<sup>②</sup>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中

①相关讨论参见参考文献[15]。

②对于中国神话的范围,本文采取袁珂先生“广义神话”的定义,包括经典神话、传说、历史神话、仙话、怪异、民间神话、佛经人物的神话、神话小说等。袁珂认为,中国神话以《山海经》《淮南子》《搜神记》即先秦诸子和秦汉史书中的神话记载为“源”,以历史神话、中国化的佛经神话、民间流传神话、神话小说等为其“流”。参见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7-12;袁珂.中国神话的源与流[J].社会科学战线,1989(1):265-269;袁珂.再论广义神话[J].民间文学论坛,1984(3):58-65。

国神话,都更多讲述复活与不朽,而不是讲述死亡。盘古开天地,盘古虽死,但身躯化为山川河流与日月星辰,成为了不朽之物。夸父逐日的传说亦是如此,盘古和夸父都将自身变成了万世长存的纪念碑。女娲造人的神话中,女娲成为生命的意象,远远地离开了死亡。精卫本是炎帝之女,不幸溺亡东海,但随即化鸟而生,形同复活。刑天头被砍掉,但他以无头之身长出眼睛和嘴巴,继续挥舞干戚以示不屈。鲧禹治水,鲧被帝杀掉,其尸三年不腐,直到从肚中长出禹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复活。鲧禹治水这个记录于《山海经》的古老神话,不关心鲧之死,不讨论鲧之死意味着什么,只关心鲧如何生出禹,鲧如何以禹的形态继续治水。薪尽火传,生命接续,禹在治水,亦是鲧在治水。“夸父渴死了,女娲淹死了,刑天被砍了头,鲧也被杀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并未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变换了新的生命形式,勃发出新的生命活力。”<sup>[7](P12)</sup>

不仅上古远古神话如此,那些在历史中长期演变层累形成的神话故事也是如此。《西游记》开篇不久,孙悟空就习得了长生不老之术。牛郎织女,年年相会而不见其故事终局。成书于晚明的《封神演义》,尤其将封神大战这一生者追求不死、死者追求复生的战役视为故事的高潮。复活与不朽,实际上都构成了对死亡的反抗。甚至于并非神话的三国故事,在民间文艺的层累演变后,也出现了关羽复活的类神话叙事。总之,在传统的中国神话中,对于死亡谈论很少,远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频繁处理死亡命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神话缺乏命运意识。在“未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传统中,中国神话中的命运意识主要体现为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即对于“我是何人要做何事”的困惑与洞察。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因死亡而生的焦虑催生了个体在抉择如何生活如何行动问题上的紧迫感,那么中国神话中这种紧迫感则来自于人物对自我身份的困惑。精卫为何非要填海?填平东海是精卫对自己命运的认识,选择填海的命运是因为她接受了自己作为溺亡者的身份,填海

是精卫的复仇。从石头中诞生的石猴持续追问自己的身份,他的名号与身份随着他的行动不断更新,从美猴王到孙悟空,再到弼马温与齐天大圣,还要成为孙行者,最终定格于斗战胜佛,他才终于确认自己的身份。这是他反抗命运的历程,也是他认识命运并造出自己命运的历程。《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同样如此,他在极端的处境中追问自我身份,以至于他“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在重塑肉身的同时重塑一个自我。这是中国神话的普遍特征。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中,这个依托先进动画技术创作出来的新哪吒,在多个层面上呈现了中西新旧融合的特征。无论是动画技术、情节设计、人物形象,还是深层的神话主题与英雄伦理,《哪吒》系列动画电影都在承继中国古代神话与20世纪动画电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要素。用毛尖的话说,这是“融合了国漫、日漫、美漫的哪吒,三经注我,何等气魄”。<sup>[2]</sup>正因如此,《哪吒》系列动画电影成为当代中国“新神话”的代表。在命运意识的层面,这种变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哪吒出生后不久,哪吒及其父母便形成了哪吒必死的死亡意识与生命焦虑。这个哪吒在生命中碰到的第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天雷将至,哪吒将死。三年之后的早死,是否必然构成哪吒的命运?哪吒如何理解这个看似荒谬的命运,又是否要接受这个命运?面对天雷将至哪吒必死的预言,要用这短暂的生命做些什么?这些难题摆在了哪吒及其父母和老师太乙真人的面前。这些要素构成了《哪吒1》的核心主题。

对于死亡的预言、理解与抉择,是古希腊神话重要母题。古希腊神话中的诸多英雄,都遭遇过《哪吒1》中这种似乎莫名其妙的预言或惩罚,阿基琉斯注定的早死、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阿伽门农被血腥砍死、西西弗斯周而复始徒劳无功的推动巨石等等皆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哪吒2》中的哪吒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许多英雄遭遇了共同的命运。但与希腊英雄不同,哪吒表现出了独具“民族气派”的英雄伦理。古

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女伊菲革涅亚的命运与《哪吒》系列中哪吒遭遇的天雷预言最为相似。而伊菲革涅亚的选择，在古希腊众英雄中也极具代表性——甚至是说，伊菲革涅亚的选择和希腊神话中多数英雄的选择几乎一致。而且，伊菲革涅亚深得阿基琉斯的认同，伊菲革涅亚和阿基琉斯体现了最典型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格。由此，下文将以伊菲革涅亚为例，将其与哪吒进行比较，以便借异域之眼，透视这个中国哪吒身上的英雄伦理。

## 二、伊菲革涅亚的哀求与劝慰

对哪吒而言，天雷是荒谬的命运。这个命运的起因是不可见的天尊要引天雷消灭魔丸，而哪吒是魔丸的化身。伊菲革涅亚遭遇的命运或许比天雷将至更为荒谬。伊菲革涅亚是希腊远征军的领袖阿伽门农之女。当阿伽门农率领希腊大军集合在奥利斯即将前往特洛伊开启大战之时，希腊军队的船只遭遇逆风而无法航行。此时，先知卡尔卡斯预言，唯有将阿伽门农之女伊菲革涅亚献祭给当地的女神阿尔忒弥斯，船只才能出发。阿伽门农自称不愿牺牲爱女，准备遣散军队，放弃进攻特洛伊，然而弟弟墨涅拉奥斯“力劝我不可如此”，“于是我只得听从了他”。<sup>[9](P471)</sup>阿伽门农假装要让女儿与阿基琉斯成婚，诱骗伊菲革涅亚来到军营。抵达军营后，伊菲革涅亚很快发现父亲实际上是要杀死自己。她在悲痛中，极力哀求父亲不要做出如此残忍的决定。

希腊军队要出征特洛伊，第一个要杀掉的却是伊菲革涅亚这个无辜的女孩。在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中，甚至连鼓动阿伽门农杀女的墨涅拉奥斯不久后也意识到这件事的荒谬性。他对阿伽门农说：“现在近距离看事才看清了，杀害子女多么痛苦。另

外，我也对那不幸的姑娘产生了怜悯，心想她本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婚姻，她却要作牺牲。海伦有你女儿什么事呢？”<sup>[10](P446)</sup>对于伊菲革涅亚而言，她的命运难以理解——希腊军队为了抢回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而发动特洛伊战争，但战争尚未降临特洛伊，希腊人却先要杀掉自己。得知真相的伊菲革涅亚想到的是：“帕里斯和海伦的婚姻与我什么相干？父亲啊，他来了为什么应该我灭亡？”<sup>①</sup>

造成伊菲革涅亚悲剧性命运的共有几方力量，其一是女神阿尔忒弥斯与先知卡尔卡斯，其二是墨涅拉奥斯等希腊各方联军，其三是其父阿伽门农，此外还有策动整个特洛伊战争并对人类命运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宙斯及其他奥林匹斯神。其中，最有可能改变伊菲革涅亚命运的就是其父阿伽门农，然而也正是阿伽门农的决定使伊菲革涅亚的命运无可更改。埃斯库罗斯在戏剧《阿伽门农》中这样评价阿伽门农的决定：

“当他被戴上命运的轭，他的心骤然变得不虔诚、不洁净，也不敬畏神明，改变了主意，胆大无顾忌。狂妄的迷乱常激励凡人……由此他甘愿做一个献祭者，祭献亲女儿，拯救那场为一个女人而进行的战争。”<sup>[10](P152-153)</sup>作为整个献祭事件的决策者与谋划者，阿伽门农必然要对伊菲革涅亚之死承担最大的责任。法国学者韦尔南对阿伽门农的批评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献祭伊菲革涅亚具有必然性，但同时，这一献祭不仅为阿伽门农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他强烈希望的，他对此负有很大责任……阿伽门农毫无疑问、毫无责难地就听从罪恶性格的驱使，在他率领联军长途跋涉去征战的那一刻，就表明他对于女儿的爱和生命已经毫不在意。”<sup>[11](P58-59)</sup>在中国儒家伦理的视野中，谋杀子女更是对人伦关系的极大残害，阿伽门农难逃其咎。

然而，无论是《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还

①在古斯塔夫·施瓦布编著的《希腊古典神话》中，伊菲革涅亚说的是：“海伦跟帕里斯与我有何相干？他要到希腊去，而我却为什么该死呢？”两个版本分别参见[古希腊]欧里庇得斯，[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集：下部[M]。张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92；[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古典神话[M]。曹乃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88。

是其他版本的希腊神话中,伊菲革涅亚在完全理解了自己的必死命运后,却并未归罪于阿伽门农,而是认为“他为希腊大地牺牲了我,不是情愿”<sup>[10](P507)</sup>。她这样劝慰母亲:“听我的话,我的妈妈,请不要和我的爸爸生气,因为我们不能和命运争斗。”<sup>[9](P479)</sup>伊菲革涅亚的赴死充满豪迈与悲壮色彩,她悲痛于“命运总是在给人类规定着某种苦难”<sup>[10](P496)</sup>,但很快就接受了必死命运。在被献祭之前,她如战士一般高呼:“我把我的身体献给希腊”,“用我来献神吧,去毁灭特洛伊!”<sup>[10](P503)</sup>

伊菲革涅亚的转变令人困惑,但正是在其思想转变中,古希腊的英雄伦理得以充分展现。伊菲革涅亚珍惜生命、渴望生存。在得知阿伽门农的决定后,她用了各种理由动情地哀求父亲,努力寻求求生之机。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细致呈现了她的哀求。她用极具情感冲击力的语言,从多个层次展开了对阿伽门农的劝告。首先,她讲述了求生的渴望与自己的无助。她说“父亲啊,如果我有奥尔甫斯的本领,能用歌声叫石头跟我走,能用言语迷惑谁,我就早已用上它们了。可是,现在,我的本领就是流泪,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伊菲革涅亚将自己悲伤、弱小而无助的心理情境分享给父亲,期望激起父亲保护女儿免遭苦难的决心。随后,她讲述父女亲情,引导阿伽门农回忆往昔。“我是第一个叫你父亲,你叫我孩子的;也是第一个爬到你的膝上”,“你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孩子啊,我能看见你在丈夫的家里过着和我们家相般配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吗?’我那时拉着你的胡须——我现在也用手拉着它——回答道:‘我问你会怎么对你吗?父亲啊,你老了,我要接你到我的家里,亲爱地侍奉你,报答你养育我的辛劳。’我还记得这些话,你却忘了,想要杀我。”第三,她从理智层面论述献祭的荒谬性,即“帕里斯和海伦的婚姻与我什么相干?父亲啊,他来了为什么应该我灭亡?”第四,她反复论述生命的宝贵,进而请求得到怜悯。“我用我这身体——这个母亲为你

生的——抱住你的膝盖,乞求你别杀我,我还那么年轻;因为,看见阳光有多快乐,别强迫我去看地府阴间。”“看见阳光是人类最大的快乐,地下的事情便是一无所有;祈求死亡的人是疯了。”“你怜悯我吧,怜悯我年轻的生命!啊,凭你的胡须,我们求你了,两个亲人,一个是襁褓中的婴儿,一个是长成的闺女。”<sup>[10](P491-493)</sup>

伊菲革涅亚的哀求如此动人,从对阳光与生命的留恋,到父亲的期望与承诺,伊菲革涅亚几乎讲完了一切能讲的话,说尽了一切该说的道理。伊菲革涅亚的哀求带来了情感冲击,恰如《伊利亚特》中奥德修斯劝告阿基琉斯出战时所说的那些话——“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场合,能说的一切都说了,能做的一切都做了……”<sup>[12](P46)</sup>然而,这一切不能打动阿伽门农,这一切都不能撼动伊菲革涅亚必死的命运。阿伽门农冷酷地回应她:“孩子啊,不是墨涅拉奥斯使我不得自由,我也不是在顺从他的意愿,那是希腊,我不得不献出你,那是为了它,不论我情愿不情愿;这我们没法拒绝。”<sup>[10](P493)</sup>在这一刻,伊菲革涅亚理解了自己的命运,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她的悲痛仍在持续,但她对死亡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

就在阿基琉斯挺身而出,不惜对抗希腊军队以保护伊菲革涅亚之时,伊菲革涅亚做了赴死的决定。她原本对父亲的哀求此时转为对母亲的劝慰,在这段劝慰中,伊菲革涅亚集中展现了希腊人的英雄伦理。她这么说:“现在我决心去死,但是我希望死要死得光荣,我要抛弃那可耻的懦弱……伟大的希腊如今会注视着我,船队的出航、弗律基亚的覆灭,全系于我一身……既然我一死可以成全这一切,那么,作为希腊之解放者我的名誉就会很光荣……如果阿尔忒弥斯想要取我这身体,我是一个凡人,能违抗神的意旨吗?不,那是不行的;我把我的身体献给希腊。用我来献神吧,去毁灭特洛伊!这是对恒久的纪念:孩子、婚姻和名誉,我的一切全在这里。”<sup>[10](P502-503)</sup>这段劝慰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既然死亡是神的意志,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那么为什么伊菲革涅亚还需要“决心去死”呢？在必然的命运面前，人类的“决心”与意志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伊菲革涅亚的赴死决定，阿基琉斯一面继续保护她，一面十分赞赏她的决定：“你放弃了对神的必败战斗，考虑清楚了最佳的命运选择”，<sup>[10](P503)</sup>“勇敢的精神啊，对此我不再能说什么了，既然你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的决定很高贵。”<sup>[10](P504)</sup>可见，人在所谓的“命运”面前，并非没有选择的可能性。伊菲革涅亚可以逃走，特洛伊大战中的阿基琉斯更是可以随时离开战场，然而他们都没有这样做。所谓命运的必然性，实际上只是死亡的必然性，在何时死以及为何而死的问题上，人类拥有一定的决定权。伊菲革涅亚和阿基琉斯都无法改变自己必死的命运，但在为何而死这件事情上具有选择权。这就是伊菲革涅亚需要做出选择与决定的原因。这是人类面对死亡必然性所拥有的自由，人类的价值正是体现于必死命运中做出的自由选择。而伊菲革涅亚显然意识到，此时赴死是为拯救希腊军队而死，“伟大的希腊如今会注视着我”。为了希腊军队的远征而死，自己将获得整个希腊军队都认可的荣誉，有死的生命将获得“恒久的纪念”，“作为希腊之解放者我的名誉就会很光荣”。荣誉给了生命厚度，必死的人类在宇宙间看似脆弱、渺小、无足轻重，但借由共同体赋予的荣誉，生命拥有了质量，易朽的生命得到了近于不朽的纪念。

以生命换取荣誉，使宝贵的生命具有质量，在阿基琉斯看来，这是真正的“勇敢”，这是“最佳的命运选择”。多年以后，在特洛伊城外的战场上，《荷马史诗》中的阿基琉斯对命运与荣誉的关系做了更为深入更加痛苦的思考，甚至于“看穿了英雄道德的虚幻，对战争和战利品

分配所象征的世俗世界的意义提出了深刻的质疑”。<sup>[6](P100)</sup>在特洛伊大战的尾声，阿基琉斯意识到：“肥壮的羊群和牛群可以抢夺得来，枣红色的马、三角鼎全部可以赢得，但人的灵魂一旦通过牙齿的樊篱，就再夺不回来，再也赢不到手。”<sup>[13](P210)</sup>但是，阿基琉斯最终做出了与伊菲革涅亚同样的选择，用自己具有神性的生命去换取希腊人给予的荣誉和纪念。《荷马史诗》的研究者陈斯一指出：“唯有热切珍爱生命的人，才会极度敏感于生命的有限；用生命换取荣耀的选择也并非对于生命的不敬和荒弃，而恰恰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终极方式，让必朽的生命在其允许的限度内接近神性的不朽。”<sup>[8]</sup>伊菲革涅亚在哀求中展现了她对生命的极端珍视，而恰恰是对生命的珍视，又让她决心为希腊而死。尽管赴死的动因是荒谬的，但是赴死行为可以拯救希腊军队，可以使自己的生命随着特洛伊战争的胜利被共同体所铭记。这是古希腊英雄伦理认可的热爱生命的方式。渺小的人类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荒谬性，甚至于难以理解世界的荒谬性，然而人类可以在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中争取荣誉，通过荣誉来获取生命的意义和质量。面对死亡，争取荣誉看起来不过是人类卑微的挣扎，但其中又蕴含着人类自由意志动人心魄的力量。真正说服伊菲革涅亚的，正是阿伽门农的自我辩护：“不是墨涅拉奥斯使我不得自由，我也不是在顺从他的意愿，那是希腊，我不得不献出你，那是为了它。”<sup>[10](P493)</sup>不过，伊菲革涅亚并非为父亲而死，甚至也不完全是为了希腊人而死，她是为了荣誉而死。伊菲革涅亚与阿基琉斯都证明了，面对必死的命运，人不止有逃避与恐惧的选项，而是可以展现出生命的高贵与勇气。面对死亡，人类依旧可以有所作为。<sup>①</sup>

①在《伊利亚特》中，萨尔佩冬曾说：“倘若我们躲过了这场战斗，便可长生不死，还可永葆青春，那我自己也不会置身前列厮杀，也不会派你投入能给人荣誉的战争；但现在死亡的巨大力量无处不在，谁也躲不开它，那就让我们上前吧，是我们给别人荣誉，或别人把它给我们。”[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8。相关分析参见James Redfield.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02.

古希腊神话因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而表现出一种冷酷之感,在这些神话中,人类的惨死与灾祸,仿佛植物横遭砍伐或动物被猎杀一样无足轻重。<sup>①</sup>但古希腊神话又因其对人类勇气的高扬而呈现出独特的激情,神话中的英雄一旦意识到必死的命运,他们就再没有哀叹也没有抱怨,而是下定决心将有限的速朽的生命投入到一个可以换取荣誉展现生命力量的事业之中去。在这里,生命就是争斗,争斗产生荣誉,荣誉通向死亡又构成对死亡的反抗。在这里,成为英雄意味着以最绚丽最伟大的方式奔赴死亡。

### 三、《哪吒》系列中的命运与反抗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以天雷将至哪吒必死这样一个仿古希腊神话的剧情设定为开端,将哪吒抛入到一个似乎不可更改的悲剧命运之中。<sup>[14]</sup>以至于有学者产生误判,认为“哪吒更接近希腊神话中的神,虽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又有人性的种种缺陷,表现出任性、暴戾等特征”<sup>[15]</sup>。实际上哪吒不仅与古希腊神话中不死的神没有相似之处,与古希腊的英雄也非常不同。哪吒与古希腊英雄的差异,集中表现在他与伊菲革涅亚理解与对待“命运”的不同方式上。伊菲革涅亚说:“我是一个凡人,能违抗神的意旨吗?不,那是不行的。”<sup>[10](P502-503)</sup>她主动赴死,以争取政治共同体赋予的荣誉为方法对抗人的必死性。哪吒却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和“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宣言来表达其对“命运”的反叛。那么,这个中国哪吒为何可以抗衡命运,做出逆天改命的事迹来?古希腊神话中的

“命运”与《哪吒》系列中的“命运”是一个意思吗?在哪吒逆天改命的反叛精神背后,中国人如何理解和把握“命运”?哪吒的反叛故事潜藏着何种命运意识与英雄伦理?

如前所述,作为古希腊神话人物的代表,伊菲革涅亚理解的“命运”,主要是指人类的必死性。荷马史诗中表示“命运”的词是 $\mu\omicron\iota\rho\alpha$ ,在古希腊语中,这个词的含义有“命运”“命运之神”“应得的份额”“遗产”“合理”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份额”,即一个人所应分得的部分。在表示“命运”含义时, $\mu\omicron\iota\rho\alpha$ 多指死亡的命运。<sup>[16]</sup>这个古希腊词汇暗示“死亡是一个人自然应分得的部分”。在荷马史诗中,这个词频繁与死亡搭配使用,据统计,《伊利亚特》将 $\mu\omicron\iota\rho\alpha$ 与死亡搭配使用的情况共出现了11次,<sup>[17]</sup>表明荷马史诗主要是在人的必死性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在古希腊神话中,命运几乎等同于人的必死性,这种命运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把握的所谓“必然的命运”,而不是类似于运气一类的“偶然的命运”。<sup>[18](P337)</sup>人只能逃避这一次或下一次死亡,但无法逃避死亡的规定性。这是伊菲革涅亚所说的不能违抗神的意旨的真正含义。但很显然,哪吒不是这样来理解命运的。

《哪吒》系列中,哪吒经历了两次命运的考验,其一是天雷将至,其二是仙魔殊途。如果说《哪吒1》中的天雷将至还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与荒诞性,那么《哪吒2》中的成仙失败几乎是人为的结果,是权力争夺的结果。从《哪吒1》到《哪吒2》,哪吒的“命运”,从仿希腊神话式的必死命运,完全转变为中国神话中人间政治的命运。从《哪吒1》到《哪吒2》,这个伪装成半个

①《伊利亚特》经常使用植物的生长死亡来比喻人的命运,用动物的争斗来比喻战场上英雄之间的搏杀,例如著名的诗句:“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再比如描写奥德修斯被围攻时的诗句:“持盾的特洛伊人纷纷向他冲来,把他围住,也为自己准备灾难。有如强壮的年轻猎人带领猎狗围堵一头野猪,那野猪从林中蹿出,咯咯地磨着弧形颌骨上的闪光白牙,猎人围拢过来,野猪龇牙咧嘴,不管野猪多凶狠,猎人们围住不后退;特洛伊人也这样围住宙斯宠爱的奥德修斯。”以及描写墨里奥涅斯与哈尔帕利昂搏杀的诗句:“墨里奥涅斯这时向正在退却的他放出一支铜箭,正中他的右臀,箭矢笔直地穿透了骨头下面的膀胱。他当即坐到地上,在自己的同伴的怀抱里咽尽了灵气,像一条死虫瘫倒在地上,黑沉沉的血涌出来,润湿了下面的泥土。”见参考文献[13]。

古希腊英雄的哪吒褪去了迷惑外壳，呈现出作为中国哪吒的底色。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是人的未来、世界秩序、人间规则这一切“由我不由天”。这是哪吒眼中的“命运”。

当然，这一点在《哪吒1》的天雷将至中已经初见端倪。天雷将至的命运来自于神秘的天尊，天尊之所以要引天雷摧毁哪吒，是因为哪吒不幸成为了魔丸转世。在此，天尊摧毁魔丸的动因在于天尊对魔丸将为人间的身份认定。相较而言，阿尔忒弥斯要求将伊菲革涅亚献祭，很可能只是出于神的欲望与任性。天尊的决定是人类所可以理解的，阿尔忒弥斯的要求则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换句话说，天尊不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那种神，天尊按照人间逻辑行动，这个逻辑甚至是简单的赏善罚恶。这正是《左传》中所说的“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sup>[19](P44)</sup>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虽然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也不具备更高的德性，但是他们有不死之身，因此肆无忌惮。而无论他们的作为如何荒谬残忍，必死的人都不可能取代不死的神。比较而言，天尊完全以人间的政治逻辑行事，他遵守并且捍卫人间的道德与规则（至少是假装捍卫）。哪吒将被天雷摧毁的命运，完全可以被人间的政治逻辑所容纳和理解。假如天尊发现魔丸并不为恶，那么天尊就要放弃天雷咒来维持赏善罚恶的政治规则。所以，整个天雷预言与天雷事件，实际上建立在误会之上——天尊误会了魔丸，也误会了哪吒。天尊与人类之间实际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天尊只是更具力量更有智慧的人。

到了《哪吒2》，“命运”更为直接地呈现为人间的政治逻辑。哪吒为了拿到玉液琼浆救活敖丙而参加升仙考试，在玉虚宫的规训下产生了“一定要成为神仙”的理想。通过升仙考试后的哪吒，因误会将东海龙王打进天元鼎，随后发现正是玉虚宫的神仙摧毁了陈塘关。哪吒为救出东海龙王转而与神仙割袍，放弃成仙之路，最终认可了自己的魔丸身份。从此，哪吒不再追求成仙，而以“小爷是魔，那又如何”这一

宣言完成自我身份确证。在此，“命运”被理解为神仙妖魔的身份秩序与政治秩序。当哪吒发现这一秩序并不正义时，他决心“若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更准确地说，“命运”在此被理解为无量仙翁等掌权者为了捍卫旧秩序而造出来的身份幻觉，以及掌权者维护身份秩序的强大力量。申正道对修仙的小妖怪说“要恨就恨你们生来就是妖”，就是这种身份幻觉的反映。“什么神仙妖魔，不过是禁锢异族命运的枷锁”，这一控诉则精准戳破了身份秩序的幻觉。因此，《哪吒2》中的“反抗命运”和“与命运斗到底”，实际上是指反抗不合理的身份秩序，并为之与那些捍卫旧秩序的力量斗争。与古希腊神话中那个指代“死亡是人所分得的份额”的“命运”概念相比，《哪吒》系列中的命运并不具有必然性，只是具有趋势性或者巨大的可能性。哪吒反抗的不是必死之命运，而是那个有极大可能性将延续下去的人间秩序。这套秩序之所以要以“命运”的名义出场，只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似乎难以更改的未来，代表了一种“势”。然而，这套秩序终究不是神定的，这套秩序也并非不可更改。

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北京大学吴飞教授近些年围绕性命论哲学展开的系列研究，为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命运观念提供了深刻洞见。<sup>[20-22]</sup>吴飞认为，对中国人命运观念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周易》，通过占筮来叩问命运，表达了对命运的形而上思考。占筮行为与预测命运关联密切，但“《周易》并不假定一个确定了的未来命运，占筮的目的也不是去猜测那个命运，而是‘知几’”。<sup>[23]</sup>“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sup>[24](P474)</sup>什么是知几？《系辞上》解释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sup>[24](P478)</sup>“动之微”，即那些尚未完全显现出来的趋势。占筮的目的并非预测一个不可更改的结局，而是“了解自然造化之妙，看出这隐微未形之动”。<sup>[23]</sup>通过占筮得出的“命运”，并非注定的结局，不具备古希腊神话中的那种必然性。如果占筮的结果是无可更改

的,那么占筮只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占筮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势”,这种“势”是可能被改变的。“表面看上去,六十四卦每一卦讲的都是某种命运,但由于命运的特点不是确定的,而是永远处在变化中的,人都有可能改变命运或至少减少噩运带来的伤害。”<sup>[23]</sup>正因如此,占筮才能在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进而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命运意识。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根基处的命运意识,实际上是对“势”的判断,这种“势”尽管十分强大,但因其处在变动之中,故具有被人的行动更改的可能性。

对于造就人类命运的“神”或“天”,先秦思想家存在不同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于“神”的认识,“由强调神的绝对道德属性到完全与人间道德无关,而形成一个渐变光谱”。<sup>[25]</sup>有的思想家如墨子认为“天”是绝对道德化的,对人间事务有喜怒爱憎,“天欲义而恶不义”;有的思想家如荀子则认为“天”或“神”是日月星辰风雨一类的自然现象,“天行有常”,人应“制天命而用之”。尽管对“天”与“神”的认识存在不同光谱,但在先秦思想家构建的世界图景中,人几乎都被置于中心位置。无论“神”与“天”是道德化的还是非道德化的存在,人都处在世界的中心,人成为天地之心。盘古以人的形象化育天地,鲧禹以人的意志制天命而用之,重组山河秩序,都显示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sup>[26](P35-67)</sup>而受《周易》影响,先秦思想家多将“命运”视为生生不息的人类所面临的整体性的“势”。

更准确的说,《周易》强调通过占筮追求的“知几”,更侧重于命运中的“运”而非“命”。作为“动之微”,“几”与中文中的“运”更为契合,而与“命”多少有些隔膜。这意味着在中国神话中,命运意识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以身份意识为核心的“命”,其二是作为“势”的“运”,二者都同时兼具确定性和可能性。《哪吒》系列中频繁出现的命运概念,便同时兼有这双重含义。《哪吒1》中天雷将至哪吒必死的“命运”,实际上就是因天尊的力量与天雷咒的

强大而造成的“势”,这种“势”难以更改,以至于太乙真人和哪吒父母都深感悲观。然而,对于这个似乎不能更改的命运,李靖以替哪吒去死的方法“改命”、太乙真人通过对抗天雷的方法“改命”,哪吒更是以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宣告对天雷造成的“势”的反叛。在《哪吒1》中,几乎没有人真的相信哪吒必死的命运不可改变。在此,他们对抗的就是“知几”意义上的命运,这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意识完全不同。

《哪吒2》中,“命运”与身份秩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申正道说“要恨就恨你们生来就是妖”,表明他十分接受阐教确立的神仙妖魔的身份秩序。如果不是捕妖队赶尽杀绝,申正道大概始终服膺于身份秩序并将其视为妖族的必然命运。在升仙考核中哪吒快要被打败时,他有一句内心独白:“我肩负父母的性命,陈塘关百姓的安危,受这点罪又算什么?我要扭转命运。”这是哪吒强烈的身份意识的表达,他在此实际上接受自己要由人到仙的身份,要扭转的不过是升仙考试可能失败的潜在趋势。太乙真人在旁白中说:“不信命,这就是哪吒的命。”所谓哪吒不信的那个“命”,在《哪吒2》的前半部分是指强大的“势”,表示他不相信某种必然结果。太乙真人的这句台词同时暗示了影片后半部分哪吒对身份秩序的挑战。当玉虚宫阴谋暴露,哪吒要反抗的“命运”就转变为阐教捍卫的身份秩序。既要挑战不公正的秩序,又要改变伪装为必然性的“势”,这便是哪吒对自我身份的再定义——作为反叛者的身份,真正构成了哪吒的命运。《哪吒2》的主题曲《就是哪吒》有这样一句歌词:“我不信神造的规则与对错,也不信那天生注定的结果。”这句歌词由《哪吒》系列的剧情演生而来,表达出对命运的两种认识,即“神造的规则”与“注定的结果”。对不义规则的反叛,对伪装为必然性的“势”的逆转,共同构成了哪吒的身份确证,这是哪吒真正的“命运”,也是中国神话典型的英雄伦理。冯天瑜这样评价鲧禹治水:“鲧、禹治水的神话,虽

然同样有天帝用洪水惩罚下民的情节，但鲧、禹父子并不屈从于命运，也没有企图躲入什么‘方舟’以避灾难，而是领导民众奋起与洪水斗争，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巨大毅力，战胜了滔天洪水，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sup>[27](P335)</sup>鲧禹治水中的“不屈从于命运”，与哪吒的反叛何其相似。在此意义上，《哪吒》系列动画电影是中国文化结出的果实，创作团队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神话的传统，创造了一个烟熏朋克造型的中国哪吒。

《哪吒2》的高潮部分以人海战术对“命运”所代表的巨大势能进行了具象化表达。当蜂群般的阐教仙人镇守于天元鼎之上，人们仿佛瞥见了命运那不可撼动的巨大力量。然而，很快另一股来自人、妖、魔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携带着同样强大的势能，冲破了天元鼎，浪潮一般改变着命运的轨迹。中国神话中的“命运”本就带有趋势与浪潮的意味，阐教仙人与妖兽群体之间洪流一般的冲撞，便成为两者力量对比与命运轨迹的绝佳象征。

与此同时，以集体之力冲破天元鼎的剧情设计，也暗合了对命运的体认——命运呈现为强大的“势”，“势”往往是由群体推动实现的，也因此打破命运破除“势”的方法也在于运用群体之力。由此，《哪吒2》接续中国神话命运意识的同时，呈现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在此，反抗不再是个体性的英雄事业，而是整个集体的革命活动。在《哪吒1》中，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英雄呐喊，《哪吒2》则将英雄的命运融入到集体意志的洪流中。冲破天元鼎的战斗使哪吒敖丙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成为了人妖共同体对不义秩序进行革命的先锋。个体反叛在此上升为群体革命，个体的命运融入到群体的反抗事业中，并且这个革命群体不以身份划界，其构成相当广泛多元——有在海底炼狱受苦的妖怪，有看管妖怪的龙族，有陈塘关的李靖夫妇，还有阐教神仙太乙真人和申公豹。当千万个被压迫者的声音汇成冲破天元鼎的怒吼，

哪吒的命运滴水入海，以集体的力量创造出另一种“势”。哪吒从个人主义的抗争英雄升华为集体主义的革命英雄。

伊菲革涅亚与阿基琉斯在面对必死命运时，要通过伟大的事业逼迫共同体承认个体的荣誉。他们对共同体没有感情甚至充满愤怒与厌恶，他们之所以牺牲是为了获得个体的荣誉，而共同体只是他们荣誉的来源，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项。《伊利亚特》中的阿基琉斯多次咒骂希腊军队。为了报复阿伽门农对他的侮辱，也为了让政治共同体尊重自己的独特价值，阿基琉斯甚至让母亲向宙斯求情，让宙斯帮助敌人杀戮希腊军队。他这样请求母亲忒提斯：“你现在就这件事情提醒他，坐在他身边，抱住他的膝头，求他帮助特洛亚人，把遭屠杀的阿开奥斯人逼到船尾和海边……使阿特柔斯的儿子，权力广泛的阿伽门农，知道他愚昧，不尊重最好的阿开奥斯人。”<sup>[13](P17-18)</sup>与这样极度紧张的关系不同，哪吒与他所属的共同体呼吸相通。在天元鼎之战中，哪吒并非追求个体的特殊荣誉，他追求的是在人妖共同体的普遍解放中获得自己的解放。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对当代中国英雄伦理的独特之处，也是独属于中国“新神话”的英雄伦理。

#### 四、余论：文明互鉴与“新神话”的未来

总的来说，《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以仿古希腊神话的命运开端，实质上接续的是中国神话的命运意识和集体主义的英雄伦理。影片中随处可见关于反抗命运的言说，这些言说表意含混，却能够激发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显示出中国人精神深处独特的命运观念与不信命的反叛精神。

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命运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新教伦理激发了西方文明的勃勃生机，天职观念铸造了西方资产阶级持续自我驱动的精神力量，那么近代与当代中国人身上

展现出来的那种长期的忍耐、耕耘和变革意志,又可能来自于哪里?<sup>①</sup>为什么中国人甚至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人普遍的不信“命”、要改“命”?部分答案或许就藏在中国文明独特的命运意识与英雄伦理之中。

作为“新神话”的代表,《哪吒》系列动画电影有意识地借鉴世界诸文明的文化符号,并借用了日本动漫和好莱坞影片的不少表意元素,然而哪吒的英雄伦理及其文化表达,却具有强烈的“中国性”。当然,由于《哪吒2》更多朝向中国神话回归,多少导致其角色形象与剧情设计有单一化的趋势,比如《哪吒1》中形象鲜明的敖丙在《哪吒2》中几乎成了哪吒的辅助角色,丧失了自身的丰富性。当哪吒走向世界,未来的《哪吒》系列如果继续以反抗命运为其主题,不妨大胆融合古希腊神话的更多要素,取天下学说为我所用,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与互鉴中创造一个更具复杂性的封神宇宙。哪吒的形象本由佛道交融而来,历史上哪吒闹海故事的主题从宗教演变为世俗,反映出佛教中国化的趋势。<sup>[28]</sup>如果《哪吒》系列能将冷酷的古希腊神话纳入其中,部分吸收其震撼人心的理性思考与悲剧意识,或将真正确立动漫世界主义的新潮流,树立起中国动画电影的文化标杆,创造出恢宏的文明想象与辽阔的文化图景。有理由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会期待在中国新神话中看到东方“不信命”的英雄伦理与西方“不惜命”的英雄伦理正面对撞,以便借异域之眼,更好地洞察自身。

#### 参考文献:

- [1]白惠元.《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国哪吒的燃情机制[J].电影艺术,2025(2):103-106,162.
- [2]毛尖.从孤胆英雄到集体奋战《哪吒2》的时代感情密码[J].亚洲周刊,2025(9):28-29.
- [3]王杰,赵圣之,等.诸神的再生——电影《哪吒之

魔童闹海》讨论纪要[EB/OL].(2025-03-19)[2025-09-02].<https://mp.weixin.qq.com/s/KZ2dyNAJ215-t8mCN5YITg>.

[4]“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谁托举起了《哪吒2》的100亿票房?[EB/OL].(2025-02-14)[2025-07-20],<https://mp.weixin.qq.com/s/Qxgb3sg9O3MkJTtxPZmxPQ>.

[5]“观网财经”微信公众号.哪吒2破百亿的月之暗面:用游戏赚钱,托举电影飞天梦[EB/OL].(2025-02-13)[2025-07-20].[https://mp.weixin.qq.com/s/14VCzFi\\_fMkthlOmFT7kgw](https://mp.weixin.qq.com/s/14VCzFi_fMkthlOmFT7kgw).

[6]陈斯一.荷马史诗与英雄悲剧[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7]费秉勋.中国古典文学的悲与美[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

[8]陈斯一.阿基琉斯的选择:《伊利亚特》的自然与习俗问题[J].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20(1):199-221.

[9]郑振铎.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23.

[10][古希腊]欧里庇得斯,[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集:下部[M].张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1][法]韦尔南,[法]维达尔-纳凯.古希腊神话与悲剧[M].张苗,杨淑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2]WHITE C J B.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onstitutions and reconstitutions of language, character and commun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3][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4]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镜像结构与文化重构[J].电影艺术,2019(5):46-49.

[15]梁涛.儒家是怎样看待个人命运的?——从动画电影《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谈起[N].中华读书报,2025-02-26(15).

[16]LIDDEL H G, SCOTT R. A Greek-English Lexic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7]朱毅璋.从荷马史诗的“命运”看荷马社会的法治特征[J].古典学评论,2022(8):35-53.

[18]邓晓芒.哲学起步[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

[19]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0]吴飞.性命论刍议[J].哲学动态,2020(12):26-

①对这一重要问题在生活世界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深入讨论,可以参考渠敬东、杜月等人的研究,本文深受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启发,但致力于从命运意识层面展开探索。参见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4):98-122,206;杜月.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J].社会,2020(4):1-25;熊成帅.因父慈而子孝:《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家庭想象与“幼者本位”伦理[J].上海文化,2025(6):117-126(待刊稿)。

36, 122-123.

[21]吴飞. 身心一体与性命论主体的确立[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6): 71-85, 205-206.

[22]吴飞. 辩证与文质: 性命论哲学的方法论[J]. 江海学刊, 2024(5): 65-75.

[23]吴飞. 知几与稽疑——略论易学的命运观及其性命论意义[J]. 周易研究, 2024(1): 5-14.

[24]刘亚林. 周易疏证[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4.

[25]吴飞. 阴阳不测之谓神 略论先秦的天神信仰与

命运观[J]. 中国文化, 2021(1): 112-122.

[26]韩昇. 从封建到大一统: 《史记》中的历史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27]冯天瑜. 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上古神话纵横谈[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28]宁稼雨, 杨沫南. 哪吒闹海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139-148.

【责任编辑 史 敏】

## Interrogating Destiny: Heroic Ethics in the *Nezha* Film Series

XIONG Chengshuai

**Abstract:** The film *Nezha 2* ignited a nationwide cinematic sensation,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film history and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new mythology". While *Nezha 1* adopts a narrative structure reminiscent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particularly its thematic engagement with fate—its interpretation of "destiny" remains fundamental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mythological tradi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character *Nezha* in the animated film series and Iphigenia from Greek mythology, examining divergent heroic ethics across these two civilizational frameworks. In Greek mythology, fate manifests as human mortality. This inescapable destiny underscores the preciousness of life, compelling individuals toward purposeful action beyond mere survival. The core of Greek heroic ethics lies in dedicating one's life to a grand cause, thereby attaining honor conferred by the community and securing a form of immortality for the mortal self. Conversely,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fate encompasses dual dimensions: Ming (命, innate status) centered o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Shi (势, mutable momentum). Within Chinese cultural foundations, Shi—as a synonym for fate—appears overwhelmingly potent. Yet precisely because Shi is inherently dynamic, it remains susceptible to alteration through human agency. *Nezha's*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s forged through rebellion against unjust rules and the reversal of shi masquerading as inevitability. This constitutes *Nezha's* authentic "destiny" and epitomizes the heroic ethics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ythology. Future installments of the *Nezha* series, should they incorporate the uncompromising heroic ethos of Greek mythology, may cultivate a more panoramic civilizational vision—potentially pioneering a new trajectory in animation cosmopolitanism.

**Keywords:** *Nezha 2*; Iphigenia; destiny; spirit of rebellion; heroic ethics; new mythology